

88岁老兵杨占泉回忆红色“听风”往事——

用忠诚破译“风”的密码

■张 诚 徐 汇 博 王 冬



走进北京卫戍区海淀第三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杨占泉家中，第一眼就会被客厅里的面墙吸引。墙上挂满了杨占泉的立功证书、老照片及书法作品，还有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谱。

“这张照片是当年我在训练班学习时的留影……这张是朱德副主席接见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时的合影……”老人抚摸着墙上的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证书，给我们讲起背后的故事。在他的深情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无线电侦察老兵的“听风”往事。

小小少年志存高远

1947年，在河北武安一所学校就读的杨占泉，是一个个头小小的14岁少年。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农会主席，一名老党员，大哥与三哥也入了党。那年12月，代表军委二局来学校招生的工作人员，翻看学生档案时一眼相中了这个根正苗红、看上去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当时，杨占泉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但是看到这位工作人员面慈目善、兄长模样，而且还是打过仗的老红军，胸怀报国之志的杨占泉当即决定跟着他走。

不过，杨占泉首先得通过一场测试。他还记得测试的题目，“树上有三只

鸟，打下来一只还剩几只？一个砖头砍去一个角，还剩几个角……”杨占泉忘记自己当时如何作答，但看到前来送行的父兄，他知道自己被选上了。只是那时他并不知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将与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联系，家人也不知道他参军后的去向。

杨占泉跟随工作人员一路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徒步来到距离平山县西柏坡不远的一个小村庄，被分在军委二局第十三训练班，开始为期大半年的专业技术训练。

特殊战场激扬斗志

虽然起初对机要情报工作并不了解，但在学习过程中，杨占泉认识到通过无线电侦察可以为指挥员决策提供信息，毛主席还曾称赞无线电侦察部门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他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事业。尽管在训练班学习的日子紧张且单调，杨占泉也一刻没有懈怠。他和同学反复背记电码，直到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在日复一日的“嘀嗒”声中，杨占泉练就了伴随他大半生的敏锐的听力、反应力和洞察力。“我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如今评价自己当年的学习能力，杨占泉还是难掩自豪，不

论是背记电码还是抄收电报，他学得都非常快。

学习训练的日子不总是平静的。当时，平山县频繁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他们妄图通过无差别轰炸，搜寻党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一听到飞机轰鸣声，大家立即停止训练，迅速寻找掩体躲避。有一次，杨占泉钻进教室旁的玉米地里。那时正值玉米抽穗，他蹲在高而茂密的玉米地里仔细听动静。“我的听觉经过训练已经非常敏锐，能感觉到一架飞机正低空低速盘旋，离我非常近。”杨占泉不禁抬头看了一眼，竟然从玉米叶的缝隙中清楚看到敌军飞行员的面孔。

“那丑恶的脸我终生难忘！”后来，杨占泉得知国民党飞机前往附近镇子空投炸弹，炸毁房屋100多间，炸死炸伤无辜群众30余人。一次次类似的惨剧让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训练，争取早日投入革命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

从训练班毕业后，杨占泉被分配到军委二局某处工作。没过多久，因为在一项特殊任务中截获多份内容准确无误的情报，杨占泉受到书面嘉奖。

不出国门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杨占泉和战友虽然没有走出国门，但通过无线电侦察工作密切配合前方战场，在“无形”战线与敌人斗智斗勇。

如今回想起来，对那时简陋的工作条件、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杨占泉记忆

犹新。当时配备的电台设备比较落后，而且由于技术人员少，杨占泉只能和战友24小时轮流值班。前方交战正酣，时间就是生命，他们除了吃饭、睡觉都坐在设备前，仿佛佛在了电台边。

虽然敌人的电台每周都会变换频率、呼号和波长，但杨占泉通过分析对方发报员发报特点，判断电报声调和报头报尾，总是能以极大的耐心适时重新发现敌台。

“无线电侦察工作的确很辛苦，但能够经常听到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们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杨占泉和战友那时真切感到，志愿军官兵面对强敌如此英勇无畏，抗美援朝一定会取得胜利。怀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更是干劲十足。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杨占泉第一次回家探望父母，向家人报平安。因为6年间一直没有杨占泉的消息，他的家人四处寻找，甚至曾登报寻人。得知杨占泉从事的工作后，他的父母都以儿子为傲。

那一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杨占泉加入了共产党，他与两位入党介绍的合照至今还挂在客厅的墙上，作为光荣入党的见证。后来，杨占泉继续在隐蔽战线奋斗了30多年，多次被评为五好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荣立个人三等功。

闲暇时，只要是有关“听风者”的影视作品，杨占泉都很关注，边看边重温自己的“听风”岁月。“虽然我是懵懵懂懂地与电台结缘，但从不后悔自己的人生选择。我非常有幸当年能成为一名红色‘听风者’，一生做党的忠诚哨兵！”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老兵回忆难忘的三个国庆节——

■徐永亮

1949年10月1日，我所在部队参加中南战役，行军至湖南宝庆（今邵阳）。那时，邵阳城里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遵照师首长指示，我们文工队也走上街头，扭起秧歌，打起腰鼓，加入群众欢庆的队伍，军民同庆新中国成立。记得那一天，是当时15岁的我自出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晚上，我躺在草铺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直琢磨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是啥样，有没有扭秧歌，放不放鞭炮。我想起首长白天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牢记，有国才有家，咱们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卫好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到老家的娘和奶奶以后再也不用怕国民党反攻倒算，再也不用为躲避乡团的抓捕十分踏实，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1952年，我所在部队参加了在西藏拉萨举行的国庆庆典。当时，拉萨还没有能举行庆典活动的场所，部队首长指示：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庆祝活动的多项筹备工作由我们文工团完成，我们和藏族群众一起用阿嘎土铺场地，用土坯砌观礼台。文工团的男同志扎灯笼，女同志做横幅标语。当时找不到标准长度的国旗旗杆，我们就把几根短木棒接起来，刷上白漆，安上了滑轮和绳子。

1952年10月1日，拉萨碧空如洗，朵朵白云游动在群山间。藏族同胞穿上民族盛装，参加庆典的部队统一着装，拉萨一派庄严祥和的景象。

鸣礼炮，升国旗，奏国歌，拉开了庆典序幕。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蓝天下迎风飘扬，会场上不停地响起藏族同胞的欢呼声。庆祝活动进入军民联欢阶段，文工团跳完了《进军舞》，又和藏族群众共同跳起欢快的锅庄舞，把军民共庆国庆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看到藏汉军民欢聚一堂，我不禁心生感慨，想起1年前部队刚到拉萨时的场景。那时，由于藏族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听信当地反动派散布的谣言，对解放军持怀疑态度，民间还流传着“石头不能当枕头，双人不能交朋友”的俗语。如今，藏族群众唱起歌谣：“哈达不要多，有一条洁白的就好。朋友不多交，有一个‘金珠玛米’就行……”真是藏汉一家亲呀。

时光流逝。2019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70华诞。那天一大早，儿子给我擦干净老花镜，孙子为老伴调试好助听器，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直播。

当庄严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后，我激动得不敢眨眼，生怕漏过一个精彩的画面。1959年，中央军委为表彰驻藏部队在西藏平叛中的功绩，特邀西藏军区代表进京参加国庆观礼，我很荣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观礼台上近距离观看阅兵式。但那时，我展露的先进武器仅有56式

冲锋枪和在苏式武器基础上研制的坦克、大炮。这一次的阅兵式，电视屏幕上的一系列先进武器装备看得我这个老童老兵兴奋不已。我不停地询问平日里自称军迷的孙子，他一一给我们讲解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名称和性能，说这些受阅装备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近一半是首次亮相。我一边听一边感叹：“咱们军队现在有这么多高科技武器装备！”孙子告诉我：“爷爷，咱们的大国重器太多了，特别是东风-41导弹，是中国战略核力量的中流砥柱。”

当看到满头白发的英模代表组成的致敬方阵徐徐驶过天安门，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刻，我想起自己的父亲。1939年，父亲在抗日战场为国捐躯，那一年我才5岁。我在心中默默地想：“父亲，您看到了吗？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富强，人民军队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我的一生，和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作为祖国发展的见证者、建设者，我深感骄傲，也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祖国欢庆的时刻，我只想说一句：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一场特殊的“重逢”

■方或华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里黄村89岁老兵滕士生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滕士生与客人并不相识，但得知客人的身份后，他紧紧握住客人的手，眼里溢出了泪水。

这位客人叫陈刚，他的父亲是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上甘岭战役中，滕士生曾和胡修道在一个阵地上并肩作战，后来复员回乡，与胡修道失去联系。没想到多年后机缘巧合，滕士生与胡修道的儿孙会面，也算圆了两位老战友“重逢”的夙愿。

1952年10月，志愿军第12军31师奉命参加上甘岭战役。为了减少人员伤亡，上级采用“添油灯”战术，阵地表面只安排少量人员坚守，大部分人员隐藏在坑道里。阵地表面的人员伤亡多少，坑道里就向外补充多少。坚守阵地的战士不惧牺牲，往往是把敌人放近了才打，激烈时甚至要与敌人肉搏，但他们仍像铁钉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

31师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李锋及新战士滕士生负责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11月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阵地发起猛攻。胡修道和滕士生在班长指挥下英勇还击，连续作战3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后来班长被调去支援别的阵地，胡修道和滕士生继续坚守。当发现10号阵地危急时，胡修道抱起爆破筒，带领滕士生主动支援。

胡修道来自四川金堂，个子不高，但在滕士生眼中，他浑身都散发着力量。为了守住阵地，胡修道像一道火光，在阵地上穿梭翻滚，左突右防，靠近阵地的敌人一个个倒在他的枪口下。战斗中，滕士生不幸负伤，眼看着敌人冲上来，他不顾伤痛，寻求子弹、手榴弹，一路爬行送到胡修道手中。这一天，胡修道创造了

歼敌280余人的奇迹，首战立功当英雄的事迹被官兵传为佳话，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滕士生当时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进行治疗，伤愈后复员返乡。“我那时候年纪小，他比我大几岁，在阵地上就像哥哥一样保护我。”滕士生说。胡修道也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滕士生，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2年胡修道去世，两人也未能取得联系。

2019年，建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专家为当地退役军人义诊，笔者在现场了解到老兵滕士生曾和胡修道在上甘岭并肩作战。滕士生告诉笔者，他一直挂念着胡修道这位老战友，胡修道当年英勇杀敌的形象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滕士生动情的讲述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去年10月，笔者应邀到东部战区某旅与官兵交流，在该旅军史馆参观时，看到胡修道和滕士生当年在上甘岭共同作战的事迹记载，就向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晓钰说起自己此前曾见过滕士生。不承想，李晓钰说他与胡修道的儿子陈刚非常熟悉，当即打通了在某部任政委的陈刚的电话。陈刚听了笔者的讲述后也非常惊喜，表示一定要到建德去看望滕士生，父亲生前经常念叨这位老战友。

这一次，陈刚特意带上儿子专程到建德，替父亲胡修道看望老战友滕士生。看到老前辈滕士生身体健康，精神矍铄，陈刚很高兴。“父辈们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了祖国和人民浴血奋战、舍生忘死，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发扬父辈的战斗精神，传承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续写新的荣光，才能不辜负父辈们当年的牺牲奉献。”陈刚说。

亲爱的祖国，听我们为您唱首歌

国庆节到来之际，山东省青岛市旭东社区开展了一场以“大手牵小手，传承爱国情”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83岁老兵王泰生受邀为社区小朋友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孩子们还观看了新中国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视频资料，用画笔画出心中祖国最美的模样。

活动现场，王泰生拿出准备好的口琴为孩子们伴奏，高唱歌曲《歌唱祖国》。

张 鹰 摄



话有处说、事有人管、难有人帮，辽宁省推动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并向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延伸——

“你们有难，我们来帮”

■赵 雷 李 胜 张晓娟

建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并向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延伸，为退役军人职工提供权益维护、技能提升、困难救助等服务，让退役军人职工有话有处说、事有人管、难有人帮，畅通为他们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营造‘家’的氛围，凸显‘军’的特色。”走进葫芦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锦西石化分中心，接待部、权益维护部等部门一应俱全。“解决退役军人职工的具体需求，他们坚持一人一策、分类施策，能现场解决的立即办，暂时不能解决的详细登记、耐心解释，做好后续服务工作。”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老兵，脸上都能挂着笑容。”这位负责人说。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退役军人服务站针对部分退役军人职工档案中安置材料缺失的情况，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为27名退役军人职工复印原始材料、开具相关证明，顺利解决了他们的工龄起止日期确认等问题。“感谢你们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离开服务站时，退役军人职工翟春宇向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我起初只是想试试看，没想到真

的收获了惊喜。”任迪是辽宁省一家国企的职工，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为了给常年瘫痪在床的父母治病，他卖掉了家中住房，还欠下不少外债。一筹莫展之际，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所在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求助，询问是否能为他提供暂时住房，垫付父母住院抢救期间的医疗费。

递交申请材料后，让任迪没想到的是，



下图：退役军人在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国营林场退役军人服务站咨询。

作者供图

动态·一线传真

退役军人陈金奎是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几年前得了糖尿病，虽然一直积极治疗，但经济负担较重。前不久，他的病情又加重了。“实在不行就停药吧！”就在陈金奎和家人为医药费犯难的时候，他所在企业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启用爱心基金，给他送来了救助金。

与陈金奎情况类似的，还有退役军人职工李殿江。他的妻子患了重病，所在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也及时为他送去救助金。

“你们有难，我们来帮！”退役军人陈金奎和李殿江得到关爱和救助，是辽宁省国有大中型企业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的缩影。目前，这样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在辽宁省已有30家。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之一，辽宁省国有企业比重大，安置退役军人数量多，目前约有20万名退役军人在国有企业工作。为将服务保障触角延伸到这些老兵身边，去年年初，辽宁省积极推动在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

